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詳說卷八九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祁

讀易詳說卷八

宋　李光　撰

下經　萃至鼎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物萃則聚也民猶水也性无不下澤所以能蓄者以善下之也畜衆之道无他不以威强刼制之耳好生而惡殺好利而惡害民之性也以逸道使之

能生之而不傷興利而去其害則下无不順者二五以正應又居中正之位上下悅順故能容民畜衆而萃道成矣甚哉民之難萃而易散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豈以勢力驅之哉秦専任強威并吞席卷非不能聚民也而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響應聖人設卦觀象之意則上悅然後下順是知勢力之不可恃也剛中而應是知偏任威強則民不與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者致治至萃則人道盡矣可以格祖考矣蓋建邦設都必先立宗廟所以致孝亨也夫以孝治天下者四海雖大萬民雖衆舉无不順者以合乎人心也合乎人心則民之從之也輕此要道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者大人謂九五也九得剛中之位而為萃主此

人君能以正道聚天下者故天下皆利見之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者享祀之禮皆報也非祈也周公行郊祀之禮于治定功成之後非豐萃之時而行盛大之禮則是矯誣上天也因萃時用其禮則天必親而享之如此然後可以大有為于天下此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彖言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反此則逆天理矣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天地至大萬物至衆也欲以一人

之私智而徧察之則吾之智有時而窮矣聖人坐觀萬化之變必自其近而易見者始民同是心也能同民心則天地萬物之情舉在此矣豈有它道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師亦衆也萃者聚于治安之時師者用于險難之世方聚于治安禍患潛伏故君子體此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也除者除治其虧鈍也戒者戒慎其未形也此聖人于治安之時不忘乎危

亂之道也後世君臣苟玩歲時因循朝夕銷兵撤警以幸一旦之安及夫事至而應則已无及其亦昧于萃之道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以柔弱之才而處萃之始物之所萃非能萃物者也在下而為所萃非其中心誠實則物不與也故宜有孚然初之正應在四而二陰在上初以柔道為

物所萃非能卓然獨立也是以知其决不能克終而乃亂乃萃也乃亂者其志紛亂不能定于一也乃萃者不能守其誠實而輕有所萃此小人女子之象也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者若能翻然悔悟號咷求附于四則正矣雖羣聚而譁笑之勿恤而往則可終免咎悔也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者初本應四四止而不能下應故初无所適從是其心志之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之時羣陰在下二雖陰柔而與五為正應二五各處中正之位二在坤中上下皆陰莫知適從既正應在五則當從所應然非其招不往也必待五招聘然後往乃吉而无咎也孚乃利用禴者初以有孚不終故乃亂乃萃二獨得柔中以應剛陽君臣道合誠實无間雖菲薄之物可交于神明也禴春祭之名方春之時品物未備故其祭曰禴精潔之義也苟有誠實

雖二簋可用享損所以貴有孚也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者守其孚誠而不變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小人之與小人其志趣蓋有不約而同者非得位處中內含誠實未有不反為朋類所引而變者二能應五之招聘以從正應故吉且无咎以中心有所執守而不為羣邪所變易也豈非特立獨行之士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體陰柔而據陽剛之位小人之桀黠者也卦四陰而二陽皆非己應莫適所從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與三皆居本卦之上雖失陰陽正應之理而上說下順勢必相合故往則无咎小吝者往雖无咎而上處大位三乃順從之勢利之交古人所羞故小吝也象言往无咎上巽者三與四五變而成巽三之從上上能巽說而无違拒之意故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居近君之地下據三陰當萃聚之時為說之始而衆之所歸此爻之最善者故大吉也然以陽居陰是能柔巽以奉上接下者故大吉而无咎悔也象言位不當者本以逼上有咎然既得上下之懽心上為君所萃下為衆所萃故雖免于咎悔而其位終不當也聖人不以大吉无咎而廢其不當之位亦不以位之不當為必蹈凶禍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人主居域中之大臨海内之衆總其權綱設官分職以統治之耳有位者百官有司之位也分民分土大小尊卑各任其職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而已故黄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也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者九五正應在六二人主患不廣大不能泛應曲當而心有偏係之私豈能使海隅之衆罔

不是孚哉能元永貞則匪孚之悔可以亡矣元善之長也永久也貞正也是三者大君之道也有其大善如乾剛之獨運又久于其道而以正固守之則可以亡其匪孚之悔矣象言萃有位志未光者象辭獨舉爻中一句以包下文誠信之德未著則于萃為未光大故云志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以陰柔之才而處高位當萃之時進不知止有顛覆之勢然能恐懼憂危尚可免咎況乎知進退存亡之道以功名為餘事視富貴如浮雲者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者六處説之上居萃聚之終下无應援而又乘五其能一日安于上乎以見危懼之甚也後世貪沓愚暗之人一旦得路自以子孫常握重權繼世不離廊廟況復能惕然知禍患之在後而齎咨涕洟以自危懼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下坤上而升下巽者求升之道也上順者可升之時也以求升之道遇可升之時所以能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者大人者道隆德駿可與大有為之人也乾之二五皆曰利見大人今二五相應自二之五自下而升上之象文王太公相遇當其時矣勿恤无所憂慮五雖陰柔而得尊位下有陽剛之臣為

之輔翼何往而不濟乎以此求升故不足憂也南征吉者此文王伐紂之志也西伯戡黎祖伊恐詩頌武王能卒其伐功則文王南征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也渭濵之獵非熊非羆帝王之師則知南征之必吉也然卦以柔巽為主者時或未可柔巽所以避時之艱而有待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坤以柔而升乎上巽以剛中而應乎上所以為升君臣道合乃能升也為上之道不順則不能虛心屈己逮下下之求升一於卑巽則近于佞媚而入于邪故應者貴乎剛中也體雖卑巽而枉道以求升則不可也以九二之剛應六二之柔此所以能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有慶者君臣相遇无復憂虞天下必賴其慶矣南征吉志行也南征者文王之志也當升之時聖賢相遇諸老咸歸以往則无不利矣故其志得行

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其本深固則其末必茂雖資地氣必有其本地能順而生之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順德則坤之象也書稱為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知修身進學必本于順德能與順則人必樂告以善道乃能自微小以成其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以柔巽而復處卦下至卑巽者也雖于上无應而

彖九二之剛與之俱升而應乎六五中正之位以柔

承剛與二同心合意以進于上故獲大吉也象言允

升大吉上合志者與二中心孚信不相疑忌能上合

六五之志也君臣志合而升道得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得人臣中正之位而上應六五升道之最善者也君臣相與以孚信為主君未深信其臣雖周公未免成王之疑九二雖剛陽以處臣位之中君臣交孚故雖菲薄之禮无所疑也禴薄祭也祭祀之禮莫大于誠敬傳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苟不以誠敬為先雖品物之多樂舞之盛神其吐之矣惟中誠實乃能通乎神明而享福禄之報何咎悔之有乎象言九二之孚有喜者上

下交孚志得而道行天下皆喜樂之矣萃與升相反而相同萃之六二升之九二皆以有應而交孚故二爻皆云孚乃利用禴君之深信其臣與臣之深交其君其理一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而處陽位體既卑巽與物无競非衆陰所能遏也又有上六為之正應故如入空虛之

地物无不順從者象曰升虛邑无所疑者紂有臣億萬離心離德故孟子有獨夫之號雖商邑之大猶空虛也以往則无所疑矣此文王必伐之志武王卒其伐功牧野之戰卜之人心无可疑者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處近君之位上承于五處尊位而无陵犯之志者文王是也太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馬從之者如歸市文王因之此周家王業之所基也

居六四之地勢足以亨于天下然止于岐山者此文

王之至德也在升之時當升而不進孔子所謂三分

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也故能吉且无咎而象言王

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至武王則逆取而順守之詩人

謂之卒伐功則亨于岐山者將時之未可乎然則聖

賢出處進退之際易地皆然善學易者當察其變通

之際則得之矣言豈一端而已哉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者靜而正也能靜而正則獲吉而終陟元后之位矣六五下有剛正之賢為之正應如太公之流此文王所以卒登王位也然猶服事殷者六為柔順又體坤德雖位極人臣然猶守其貞固但升階而已未及九五之飛龍也象言大得志者升道至此其志可謂得矣或以升階歸之九二夫九二在下之賢人階至

而升可也便以升階歸之九二豈理也哉程氏以謂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陸氏謂文王受命之象是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以陰柔處升之終而不知止者也冥然而行不知陰陽消息盈虛之理聖賢進退存亡之道至于敗國亡家而不知悔者大哉貞乎苟正矣雖知進而不知止富貴功名不足累之也聖賢出處固非衆人之

所測也若利社稷安生靈以宗臣自任終始以正道自持如周公者雖進不知止又何訾焉經于上六既戒以冥升而繼以利不息之貞豈慮萬世之下亦有如周公者衆或責以不釋位而去乎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者小人无正固之德貪冒寵禄冥然而升則其德日消而窮極繼之洪範五福一曰富今上六處升之極而不知止失富之道也程氏曰以小人貪求之心移之于進德則何利如之故其說曰君子于貞

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亨困之反也君子不以貧賤之道而得貧賤雖身困

而道亨小人不以富貴之道而得富貴雖身亨而道則否也困亨者在困而能亨則不隕穫于困窮矣文王居羑里而衍易孔子阨陳蔡而弦歌顔淵居陋巷而不改其樂此聖賢處困之道也貞大人吉无咎者小人得路必阨君子當斯時也欲以貞固自處鮮有不蹈禍悔者故貞而獲吉非大人不能吉然後可以无咎有言不信者國之无道是非曲直顛倒錯謬君子可以忘言之時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水所積也水性趨下澤上而水下則澤必枯竭无以說潤萬物困之象也君子體此象以致命遂志雖處困阨之時未嘗不得其樂也致命者不以窮達禍福死生動其心也不以窮達禍福死生動其心則吾志何往而不遂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山不食周粟彼各行其志而已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者君子小人所不能免也得所援則不困矣初六以隂柔最處坎下為困之始有臀之象九四雖處近君之位為吾之應然以陽剛而揜于羣隂之中力不能有所援也如株杌之木自不能芘其身安能芘人哉初既无所芘覆又隂柔之才不能自遂顯明之地如入于幽谷愈以困窮耳故至于三歲之久卒不能

自見于世也初寓坎下陰險底滯趣下而善陷物其困也實有以自取之所謂小人以困窮之道而得困窮者也四雖勢足以應援非徒不能援亦莫之卹也詩言在彼空谷其人如玉盖君子當窮獨之時困而不失其所亨象言入于幽谷幽不明者特以陰柔之才不善處困識慮昏蒙自趣于幽暗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以陽剛處人臣中正之位又上有九五同德之君若可與有為然當困世君臣俱為羣陰所揜勢不能及物但有厭飽于酒食而已豈其志哉朱紱天子飾下體之服九二以剛中之賢雖為羣陰所揜而位處中正不為貧賤所移此有道之主所以不忍遺也錫命之至其誰禦之故曰朱紱方來也方來者以言寵命之至方來而未已亨祀者兼天神人鬼而言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雖在險難之中所守正固在困而

心亨固可交于神明矣然在困守正惟能以貞固自守飲食燕樂可也非大有為之時若强聒妄動必有悔吝知未可動而動則凶禍之來將誰咎乎故曰征凶也征者有所往也象言困于酒食中有慶者君子能守其中正之德非能終困者也困而必亨積善于身必有餘慶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以陰柔而處尊顯之位二陽在上而欲進焉一陽處下而已乘焉可謂不量力矣堅重難入而不可動揺者石也九四九五是也負芒刺而不可枕藉者蒺藜也九二是也小人之害君子方其處下巧為攻擊雖負凶惡之名不恤也方其在上則肆其憑陵雖嬰刀鋸之戮不避也蓋君子當困蹇之時以道義自處視軒冕猶桎梏于富貴如浮雲小人雖欲陵藉摧辱之卒不可得故孔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

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以見小人卒不能勝君子而反受危辱也方是時也雖知退處燕閒為自全自安之計則已晚矣故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死期將至則凶可知矣象言據于蒺藜乘剛也不見其妻不祥也以見作不善之報仲尼于繫辭發明此爻使一卦之義渙然明白故予妄欲發明仲尼之旨以祛諸儒紛紜異同之論而不敢自謂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解紛濟難固以速往為吉故解卦言有攸往夙吉困之初六最處卦下至困者也其望在外有力之援甚于倒懸之求解也九四為正應宜亟往赴之而其來反徐徐者以九處坎之中疑其深險而不敢進也況四居多懼之地以有强敵不敢輕犯其慮患深矣九二剛而處中運動適變有金車之象以九四大臣有濟國之志而不得伸誠可鄙也二剛當困世宜同心

以濟困者況二為剛中之賢豈能終阨之哉故雖吝而有終也夫四與初為正應其援初之志未嘗忘也所以徐徐者將以有濟焉耳九四以陽剛而處陰位然卒无咎悔者有濟困之志為衆所與也孔子所謂困以寡怨者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處中正之位有剛健之德若可以有為然當困世强臣在側為所脅制欲濟天下之大困必以去小人為先此劓刖之刑不得已而用也上六六三初六皆小人而據其上善揜剛者故當刑而去之赤紱諸侯之服三陰未去威令不専勢必降殺僅同諸侯之位耳聖人處困有道能盡消息之理然後從容有濟不以困于侯位為慊而輕躁妄動也故徐乃有說也五居兑中小人既去志得而道行天下皆喜樂之矣

如此然後可以祭祀宗廟以膺受多福也自古聖王郊天告廟未嘗不在小人既去憂虞既釋之後故萃渙二卦皆曰王假有廟而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之詩亦在成王釋喪即政之始故此卦九五亨困之道莫利用于祭祀也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小人為害則志不獲伸志不獲伸則劓刖之刑所不得已而用也九二雖非正應而處相應之地俱為陰柔所乘道同德合能以中道

輔贊彌縫使不見去之之跡故九五之説以二能以中直相濟也祭祀非以祈福時適當然則為神天所祐故祭祀則受福也當困之時下能施刑于小人中得賢人之助上為神天之所福則不困而可以亨天下之困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陰柔居困極之地三雖非正應小人之同道

者也柔之為道雖假援而濟然六三自以隂柔處險非有剛健之才能挽已于困阨者徒能纏繞之耳困于葛藟者反為三所困也六處上極下乘九五之剛不知進退存亡之道高而必危故困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吉行者當困極之時若曰動必有悔而不思變動則益入于困耳若能悔前之失窮而思通必濟矣君子未嘗无過過而能悔善莫大焉書稱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時未可動則以安貞為貴時可動而

不動則有後時之悔非困而求通之道也象言困于葛藟未當也言處困之道未當于理也動悔有悔吉行者若慮動必有悔而不復思動則終于困窮矣思變而行慮善以動理當獲吉不失其幾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以象有常德之君子也改邑不改井邑人民所聚

聚散无常而邑有時而遷井无變也夫有喪則有得若本无喪何所得乎汲者常滿而我无所損物賴以濟而我无所增或汲已而往或方汲而來出入往來其應无窮而井固自若也此井之功用也井之功用如此而汲者當致力以求之汔幾也繘綆也瓶所汲之器也若幾至而不及泉與不汲同以象君子之進德修業當力行而不怠也若半途而畫非徒不能成濟物之功而吾之器業亦隨喪矣羸者喪敗之象也

人之器業至于喪敗豈有不蹈凶禍者哉故羸其瓶凶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木也坎水也巽下坎上木下而水上舉水而上之汲之象也此合二卦之體言井之用也井之為用泉源渾渾不舍晝夜取之无盡汲之愈新養物而无窮者也人物有代謝也墟落有時而變遷也而井不可

易也二與五皆有剛中之德故能有常如此以象君子獨立而不變者爵祿可辭也名節不可移也身可殺也而道不可屈也非剛中者能之乎二五皆以剛陽為德而非應也有應則可以濟物而有功于天下矣故汔至亦未繘井者未有功也上下各以剛陽君臣各行其意豈能成功哉羸瓶之凶何所逃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本在上欲汲水則反下水本趨下欲濟物則反上

二者皆勞也君子欲兼善天下以成濟物之功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者也故觀乎井之用以勞民勸相勞民者非驅之死地也東作西成不失其時春耕秋斂不遺其力以是而勸民使不怠于生養之業以是相民使不乏于衣食之原皆所以法井之功用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潔清為貴汲多則日新无窮六處井下而上无

其應不汲之井也汚泥所聚不可食也不食則井之用廢矣雖禽鳥亦將棄而遠之况于人乎如人不能致身髙遠之地而自處卑穢誰復汲引之者其極至于无禽則為時所舍棄可知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性本下其流為江河畜為沼沚卒歸于海者以善下故也而井之為用乃以上出為功非其性也九二

雖以陽剛處中而无應于上乃下比于初不能及物故旁出為谷徒能射鮒而已井之功用廢矣如敝漏之甕何所用哉故象言井谷射鮒无與也无與者不為九五所與也君子有剛陽之才既不為上所汲引當以廉靜自守歸潔其身可也而朋比于下自投汚穢之地以抗其上其顛覆必矣故如甕之敝漏而无用于時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治井去其汚穢其泉清潔可食也三居坎水之下巽木之上汲之象也治井至于清潔可食如君子修德潔行于幽隠之中非在上者有以汲引之亦將廢而不用矣故為衆心之所憫惻也君子豈以不見用輕動其心哉為我心惻者衆人也水至下渫治清潔則可用汲汲不汲者上也君子有可用之才非明主孰能知而任用之知人惟帝其難之故稱王明王而

明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君臣上下俱獲其福利井之功既成而汲者以濟非獨在上者受其福而已若渫而不食則行道之人皆為之傷惻也君子之不見用豈嘗有求哉求王明者量而後入也王而明吾之所求也不明之王可與有為哉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之蓄泉泥或汩之甃所以潔其泉也君子進德修

業必有致力之處雖未能及物然德業之盛必由此而致焉六四以柔弱之才居近君之位不能以剛健上輔人主從容裨贊期于无過而已此大臣之任也故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井非修治則汚穢所聚或為棄井朝廷之不治則綱紀廢弛豈非大臣之咎哉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君位人君履中正之位其利澤可以及物矣洌

清也井至清而寒泉之可食者也以象人君博施濟衆物所賴以生養者也人孰无濟物之心困于无位而利澤不加于百姓者則勢不足以有行也故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收汲也收其綆以上水也縱而下之收而上之所以汲也幕者以幕障之使不得汲則井之用廢矣上

六五應在九三井之為利當與衆共乃偏于所應而幕之使不得妄汲非居上博施之道故戒之如此有孚元吉者收而勿幕則遠近内外居者行者咸獲其利故有孚而獲大善之吉也象言元吉在上大成者井之功用至此而大成則在下者得其所濟而在上者獲其元吉矣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革也澤火二物本不相得非水滅火則火必涸水然亦相資而為用者能革剛為柔革生為熟水火之用不可闕一也離下兌上此水火相資而為用者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欲久而无弊則革之道不可已也其大者莫如革命湯武之事聖人所不得已也其次則法度有不適于時不便于民者勢不可不革也三代之政有不得而盡循者莊周曰今期行周與魯是猶推舟于陸也此勢之不可不革者革

之必駭人之耳目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聖人覩利害之未然而衆人見利害之已然漢之賈生欲改正朔易服色知七國之必變而大臣絳灌尚不能用況无知之愚民乎故巳日乃孚者見其利害之形而无可疑者也雖然革之道天下之至難非具元亨利貞之四德未有革之而不悔者有此四德則體與乾合可以大有為于天下有所不革革之无不當革之无不當則悔可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坎為水兌為澤兌非水也然離下坎上則為既濟而離下兌上則為革者何也澤最處汙下與火尤相戾也非若坎離之配合以致用也但能相息而已息止也非生息之息也雖然水之息火理之必然者火安

能息水哉蓋從其所勝言之火在下而澤處上則水必滅耗耗而不已則必涸竭理之不可不革也離為中女兊為少女中少二女雖同居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行也雖中女處内而少女反處乎外其勢不得不革離下兊上所以為革也少女處内中女處外其勢不得不睽故兊下離上所以為睽也聖人因重卦改作愚民亦樂于因循自非燭見利害之原革之而當豈能使天下曉然心悦而信服之哉文明以説大

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者合離兊二卦之體以盡革之理也文明則不昧于事幾說則不逆咈乎百姓又能大亨而盡正固之道以此變更天下之事所謂革而化之與時宜之尚何悔吝之有哉悔亡者凡革之道本有悔革之而當故悔可亡也湯以寛仁而革桀之威虐武王以聖德而革紂之淫酗漢王入關約法三章以革秦之苛暴昭帝以靜治而革漢武之窮兵豈有悔乎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者聖人深言天地萬物之理苟或當革有不可得而已者天地所以亙萬古而无弊壞者以造化密移新新而不停也觀夫陰陽之消長日月之往來而四時行焉此革之見乎天地者也然之无道而湯放之紂之无道而武王代之天道助順人心歸仁有不可已者然則革之而當則天下蒙其福百姓享其利治亂存亡係焉此革之時所以為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水性潤下火性炎上物之至異者也澤中非有火之所澤中有火必相滅息其勢不可不革也君子體此象以治歷明時則陰陽消息之理不能逃矣記曰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敘四時順逆謂之歷蓋日月之運星辰之行雖有常度然積久則不能无差差則歷法壞而四時或不得其正矣自黄帝迎日推策降而唐虞三代下而漢唐其詳見于天文

曆書莫不以五行為本聖人取象水火之相息以明

曆法之必當革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以陽剛為革之始疑于堅頑而難革者也然能以

中順之道自固雖无應于上然順而得中為革之始

雖非強狠難化之人然能守其貞不狥于物如黄牛

之革而體不變也象言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者守

其貞固不為時所變易從道而不從時者也此陽剛君子伏而在下自處則善矣未可以大有為于天下也必欲大有為于天下非幾足以通天下之志權足以通天下之變者未易任此故曰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乃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以陰柔處中正之位而上有九五陽剛之君為之正應非敢先時而動于悔亦不敢後時而失其幾

又陰非倡始故已日乃革之能應上之命以中正之道從其所革如此然後進而有爲則吉无咎矣象言行有嘉者已日革之革之而當故爲上所嘉美也人臣進退度時而已可則行不可則止二五各據中正之位而君臣道合可與有爲之時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非聖人之得已也其弊極矣堯舜三代之法有不

得盡循者然皆非聖人之得已也九三以剛健之才而處陽剛之位過乎剛者也革之道中而已苟過乎中則一動一靜无適而可蓋革之不當則天下將起而非我矣往固凶也將退而窮處其身益危若之何在察乎人情之向背而已聖人將欲革天下之大害以興天下之大利必有勞民動衆之事非灼見利害之原者豈能使衆人翕然從我而无疑乎故革言三就則從我者衆矣聖人欲有所革黙觀天下之公論

言可革者三然後中外孚信而无復横議者矣如此

舍我將安之乎故象言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无應于下宜其悔也然上承九五之君為革之

主勢足以有行有所不革革之而天下莫敢不從故

无復可悔之事也湯伐桀而伊尹相之武王伐紂而

周公輔之上下内外有不信乎天下既已信服則順

天應人以膺受天命而獲无疆之福矣此九四之任惟伊尹周公足以當之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革之而吉則湯武之志信于天下亦九四之功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革之九五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龍虎皆大人之象在乾則為龍革則為虎何也龍能飛能潛升降自如故有乾之象虎以

剛猛之威炳煥之文故有革之象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龍興虎變皆取象于聖人也當革命之際非剛猛之威不足以服天下非炳煥之文不足以化天下舍湯武其誰哉未占有孚者九五之君威望素著革道已成應天順人无可疑者不待占筮而天下固已信服矣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革道明著必有粉飾顯設之事以化成天下有目者无不覩也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之六爻二陰而四陽陰柔也陽剛也陽能變陰剛能變柔大人虎變自變也君子豹變從所變也上六之時革道已成人无賢愚莫不咸化其上特淺深之異耳豹變者質性之皆變與五同德若箕子微子是也革面則其心未必然也商之頑民是也聖人之化小人革面足矣觀酒誥一篇其待商之諸臣惟工乃

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如此豈暇革其心哉非獨不暇亦不能也上六以陰柔而處革之終不可以有為也以靜正守之則无事矣吉凶禍福特在動靜之間耳可不慎哉君子與上同其心德革而化之故其文蔚然小人特畏吾之威刑所革者不過外貌而已其心未必然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易无非象也盖制器所以尚象立象所以明義也鼎之為卦以全體言之則下巽上離以木巽火中虚而下實此制器所以尚象也以六爻言之則中實為腹所以受物下植為足所以承鼎對峙于上以為耳横亘于耳中以為鉉此立象以明義也有其義有其象則夫運動其器以致用者聖人也此鼎之所以謂象也鼎之為象如此故大吉而亨曰元吉亨者大吉然後能亨也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式鼎之為器通上

下用之而聖人用之非欲衆人之養口體而已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為卦專取其象則其義自見矣所謂立象以明義也如頤之下動上止有頤頷之象噬嗑震下離上頤中有物之象此自然之象若鼎之為象則假于人為然後成器以致用者也鼎所以正名曰象者如此

鼎固重寳大器也非无用之器也有鼎之象必有鼎之用非若珙璧琬琰徒為寳器而已以木巽火所以為亨飪之用亨飪所以為祭祀賓客之用祭祀莫重乎亨上帝賓客莫大乎養聖賢此二者聖人運動大器之道也巽而耳目聰明上離下巽屈體以尊賢則賢者必樂告以善道故能合天下耳目以為聰明而六五柔弱之君能進而上行以登尊極之位者以在下有剛健之臣應乎我者衆也此所以能大亨也繇

辭言元吉亨彖言元亨而已能致大亨則吉不足道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雖假于人為及其成功則有自然之象非若餘卦但取其象而已故木上有火者鼎之所以成器亦所以成物而致亨飪之功焉君子體此以正位則位一定而不可踰體此凝命則命一成而不敢變夫鼎所以革故而取新也其為器也重其為寶也大國之存

亡係焉宜為歷代受命之君所寳用歟聖人置此卦于革震之間者豈无意哉蓋革命則鼎取新而震為長子守器之主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非以其器大故邪蘇氏曰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此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此合大易取新之義觀乎象辭以木巽火亨飪也此蘇氏所謂用器也戰國之時鼎為周患秦與齊楚皆欲之三國之君未嘗一日

而忘周者以鼎在焉故也是惡知聖人立器觀象之旨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卦有專取乎象者鼎是也以上九為鉉六五為耳四三二為腹則初六者趾也鼎以安靜不動為體趾所以承鼎也鼎而顛其趾則所以為鼎者覆矣鼎不覆則不能去穢而納新故利在出否否者穢濁也鼎以

取新為義不可不潔也穢濁者出則可以受實矣妾者嫡也尊且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矣妾非正也得妾者匹嫡也如趾之顛而反處乎上也然有時而不得已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出否惡也否惡既出所以為利如妾之至賤越嫡而上配乎主者悖也以子而貴則非悖也初六上應九四有從貴之象如鼎顛而出否固有以顛為貴者夏之鼎覆而商受之商之鼎覆而周受之然則出否者其在鼎初乎若大臣不

勝其任不過折足所覆者美實而已未係于存亡也聖人寓不盡之意于卦初姑言其小者耳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陰虛而陽實以九居二二于鼎為腹受實者也自二之四為乾乾陽物是鼎有實也九二正應在五五之于二仇匹也五欲下應于二而四三以剛强塞其往來之路九五之所甚病而不獲于下者也九二居中

正之位為臣而盡臣道不可加矣六五欲增益之適以累之耳故不我能即然後乃吉也鼎有實非虛器也人臣負其實才之象即就也伊尹耕于莘野孔明處于草廬二主能輕身而往從之然後可以出而有為令二已處人臣中正之位非不召之臣也正其君臣之分可也故不我能即乃二之福也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人臣有可用之才當擇其所從則不枉道矣故曰慎所之也能守其職任

則免乎悔吝矣故終无尤也此人臣自處于中正之道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以象言九三居巽之上處離之下與二四皆腹也非耳也曰鼎耳革者言六五之道至此而變革也六五君道也君易其常道則賢臣在下者于是否隔而不通矣三陽也以九居三人臣過乎剛則强臣也宜

乎在上者有不能堪也人臣孰不欲行其志若君疑其臣則退而窮處可也故曰其行塞也雉膏鼎中之美實也以象美德謂有美德而不獲進也不食者謂人主懸美祿以待天下之賢而三乃自守窮獨而不復貪冒者良由君臣始交之際其情未通雖明良相遇亦不能大有為于天下也方雨虧悔終吉者陽氣升而陰固之則為密雲耳雨者陰陽和也方雨者陰陽方欲和也以象君臣方情通道合則前之所悔者

既虧而終吉矣上下疑阻而不交者悔也既交則悔虧矣象言鼎耳革失其義者人君不能體離明之照虛已聽納則失其為耳之義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恃足猶宫室之恃柱礎也未有柱礎傾折而宫室不摧者南山有臺之詩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之光立太平之基矣鼎之九四處大臣之位當腹

心之寄國之廢興存亡繫焉可以非其人乎下有二陽不能引而進獨與初六為内應是忌其同列而締交乎小人也是折其足而覆其養賢之資也其形渥者言汚穢之甚也汚穢之狀見于面目形骸之外甚者或至刀鋸之戮原野之刑加焉其凶甚矣象言覆公餗信如何者大臣不能量力事主而固寵保位至不勝任而顛覆戮辱隨之尚何救哉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信如何者信乎无

如之何也先儒以形為刑渥為劇言大臣不勝任則受其大刑王訟曰古之大刑有劇誅之法然則刑者誅及其身而已至其形渥凶豈獨戮辱其身而已哉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五居鼎上中虛而无為雖不若足之任重腹之受實若无用而鼎用以之成也鉉以扛鼎耳以受鉉而鼎始成運動之功六五為鼎之得中而能虛己以受物

有君之象故為耳黄者中也金鉉上九也耳處鼎上鉉又處耳上耳无為而鉉有為也雖在卦上居鼎之終而不得中正之位故為鉉而已鉉貴而无位利貞者為利也體本柔弱介乎强臣之間能虛已无為以正道格之則衆陽皆為我用矣象曰黄耳金鉉中以為實非虛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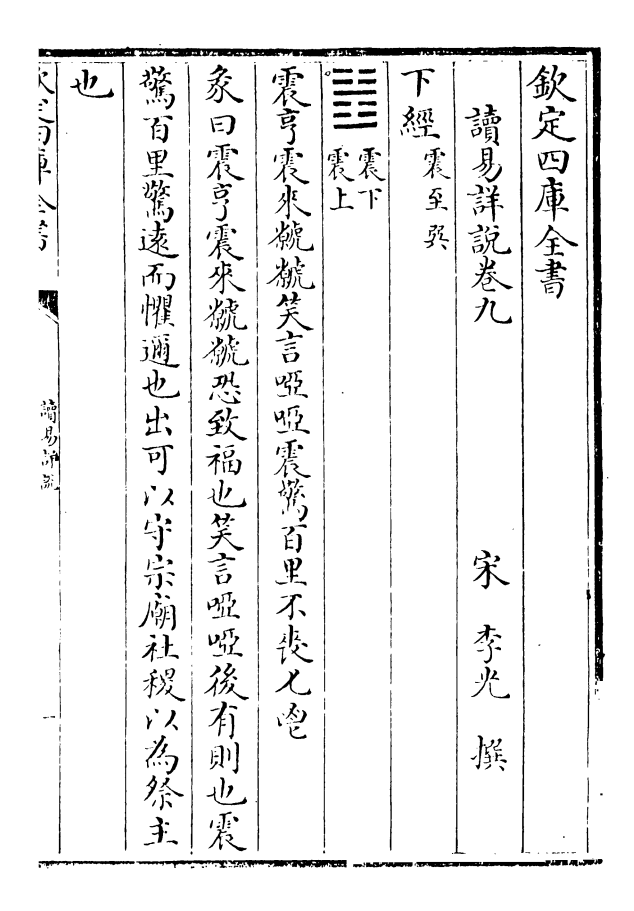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之為鉉不可易也上處卦之極體柔而用剛鼎道既成不為燥濕之所變易有玉之德焉金從革者也玉不可革也鉉固鼎之所用非虛器也在五為金在上為玉則益貴矣以玉為鉉又所以飾鼎而鼎道大成故大吉而无不利也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者上九以剛乘柔居鼎之上而用之有時且六五之柔非鉉不行是相資而為用相待而成功者也又玉之為德其溫潤有似乎仁而非柔也縝栗有似乎義而

非剛也故曰剛柔節也

讀易詳說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九

宋　李光　撰

下經　震至巽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蓋雷發聲則蟄者皆奮甲者皆坼屈者皆伸故震然後能亨也人之處乎燕安无以警畏之則怠惰驕慢惟湛樂之從卒而困窮者多矣故震然後能亨也虩虩懼也震來而知懼則可以不懼矣故笑言啞啞也虩字不見於經傳惟許慎說文云虩蠅虎也諸儒皆承此說蓋蠅虎之搏物必周旋而進退故震來而能虩虩者恐懼之象也啞啞和樂之聲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何也雷之震驚

遠及百里而不失其匕鬯以見倉卒之際精誠專一不為外物所移奪可以付重器矣匕者載鼎實之器鬯所以灌也彖言震來虩虩恐致福者恐懼則能致福此聖人所以畏無難而不畏多難也衆人當震擾之時鮮有不失其常度者惟君子雖恐懼畏慎若無所容而其中實從容燕笑不失其常度也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者邇者懼遠者驚則威之所加者廣矣雷之震發猶人君威令必

能驚遠而懼邇然後可以震動萬方而无不肅也震為長子長子主器者也古者天子之出太子監國當震動之際能不喪匕鬯是其器業之弘大必能守宗廟社稷之重寄蓋自其微者而察之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祭祀之道誠敬為先灌其始也不誠不敬鮮有不喪所守者故不喪匕鬯聖人知其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也自古居儲君之位任主器之重上既嫌疑下亦窺伺鮮有不蹈禍

敗者以秦皇漢武之英果而扶蘇戾園卒以見殺況其下者乎聖人于卦彖爻象皆反覆致其恐懼戒慎之意其爲後世慮豈不深遠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者如水之洊至雷聲相繼而至曰洊蓋威怒之象孔子當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怒畏天威也恐懼則知所修省矣雷之洊至非變異之大者君子必惕然有敬畏之心焉聖人防患必于其微詩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況于山冢崒崩日月薄蝕彗孛飛流而恬然不為之警懼乎成王惑管蔡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雷之變豈无自而然哉君子所當恐懼而修省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繇辭統論一卦之體而初爻為衆爻之主故其辭皆同蓋震為長子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震所以代乾

也然當震之時陽欲奮而二陰阨之則其勢必有危
我者能自警懼然後可以獲吉故于初爻特加一後
字以見非有虩虩之懼則不能致啞啞之吉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彖辭以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知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為祭主蓋以卦之全體言之震以陽剛為主陽雖在
下陰以退聽故處震之時能安靜不動惟剛者能之

六以陰而處二其時與位皆純乎陰者也故震來則危厲而失其所守喪其所資億言所喪之多也躋于九陵者有所避也九陽數之極言所避遐遠也古人于至崇至深之地皆以九為言如九天九地九淵以見崇深之極處也勿逐七日得者既能危懼遁避則在我者盡矣可以勿逐而自得也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之治復文武之業豈必外務而馳逐之乎復卦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以卦氣

言之爻各主一日卦位有六七日乃更始自二至上復反于初復自初之二則所歷七爻乃七日也陰陽得喪之理循環无窮豈有常哉未有常治而不亂常否而不泰者故知七日卦氣之終不俟追逐而自復也象曰震來厲乘剛者六二處中正之位在他卦為吉今震來而厲則以乘初九陽剛也陽上陰下陽尊陰卑今以陰乘陽則危道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以隂柔而居陽剛不中之位非處震之道故震至而蘇蘇也王弼曰震者驚駭怠惰以肅懈慢者也震動而至于蘇蘇則驚懼甚矣以此而行可以无過又四為震主而三能承之當震之時知敬順之道故可无眚也象言震蘇蘇位不當者震為長子以不喪匕鬯為善今蘇蘇然若无所容者由所處非其位也為長子而處非其位可不畏哉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陷于重陰逼于尊極未能超然處于物上當震之時以剛健之才處嫌疑之地如陽欲出地而上下二陰壅遏之其勢不能致遠而大有所為也故象曰震遂泥未光也震本主動而有能行之象其道本當光亨以阨于二陰故未能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古之聖王處尊極之位能慄慄危懼而无荒怠之失則可以永保其位矣當震之時下有九四之强臣五无應而來乘剛或往或來能自危懼則可以萬萬无失矣无喪有事者不喪其所有之事也无非事者所有之事未易概舉不喪匕鬯則事之大者也震之時往來皆危行也能履于危則可安其位而无失矣六五為動主雖居中正之位其才柔弱非能濟乎險難

者本有失也以位處中正故得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處震之極其勢必危故氣索索而幾盡視矍矍而无主也居嫌疑之地當危懼之時能以安靜退縮自處庶可免禍而上六陰柔之質性復動躁急于有行其凶必矣上既无應而下比于五五其鄰也上雖處震

動之極而无其位方海内震擾之時而六五實任其責又禍非已致故震不于其躬而于其鄰則在我為无咎也婚媾有言者上六雖不任責既處上極望我者亦衆方天下震擾豈得盡歸于其鄰恝然忘情若秦越之人哉雖所親者且有怨懟之言况他人乎象言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以所處上極未得中道故驚懼之甚至索索然也上六有往雖凶而能恐懼修省以鄰為戒則可以免咎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道之廢興係乎聖人出處之間艮之為卦一陽極乎上二陰處乎内羣陰為主而一陽在外此可止之時也時苟當止不可强行故艮其背者得所止也人之

相面所以盡交際之道背者隂也非交物者也能止于所當止非獨忘物也而至于忘我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雖户庭之内而人我俱忘矣當可止之時猶出而交物則咎悔隨之于可止之時而能止是真止矣行于有人之境如入无人之境物與我无相尤也故无咎彖言艮止者釋艮之義一言可盡者止而已聖人又惡夫一往而不返者故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聖人動與陽同波静

與陰同德豈滯于一隅若聚塊積塵哉一動一靜適于義而已故能大有為于天下而其道光明也艮震之反也九三為震艮東北之卦有震動之象焉卦之反合爻之升降豈有常哉艮其止止其所者止得其所謂艮其背也若止于前則有所見而聲音接于耳目者擾擾矣故惟止于背為得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一陰一陽上下不敵所以相與故形躁好靜質柔愛剛二女同居雖近而不相得鳴鶴在陰雖遠

而相求故近不必比而逺不必乖特在應與爾今六爻既相敵而非應如人之相背而行雖衆而各不相知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能兼下大能兼小尊能兼卑艮以兩山相重勢均而力敵非相應也而相兼也兼非畏體也各止于其所止而已君子體此象以思不出其位謂安其分守无躁妄也夫止者施于其背則真止矣是猶山兼山

豈復有動乎聖人以此象示人則物各安其性命之正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足本主動曰趾者固以止為義況艮之時而以陰柔處下動則悔吝生矣于艮而能止是不失其幾故得无咎也利永貞者當艮之初動則入于邪矣故利在永貞貞者靜而正也當止而止卷懷其道若將終身

焉故以永貞為利此聖人肥遯之時也故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止于其初雖未可語權于正道為未失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趾也腓也股也一體而相為用者其行其止皆非三者所得專也然腓在足上其形雖動躁未有足行而腓不應者故腓之從足猶股之隨腓觀乎咸卦則可

見矣咸以動而感而艮則靜而止六二體既躁動而上下拘制不能自專以有為安能拯其隨乎隨為三也二既不應五而上承于三三雖以陽剛處上當艮之時志在隨人而已无能為也雖欲用其智謀以拯救之而其志卒不得伸故其心不快也象言不拯其隨未退聽者二處人臣中正之位志在有為非能終止也其肯恝然忘情于斯世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夫一人之身四肢百骸動静相為用者也今艮其限上下内外隔絶而不相通猶裂其膂脊而為二物也其危厲甚于熏灼其心也限身之中膂脊膂肉也自其限而止之猶裂其脊膂言君臣上下各止其止而不相通也三居下卦之極而九以陽剛處之施止于限果于静止而不知變以趨時者也昧乎時行時止之義故聖人以為戒焉古之人有行之者如漢二龔

魏范粲雖全大節當時處之其危厲熏灼痛忿之狀

豈人所能堪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已進而達乎下卦之上能兼乎上下者也故以

全體言之曰艮其身也處近君之位不能以道濟天

下蓋六五柔弱之君非有剛健勇決之臣以輔翼之

不足以大有為也四能量其君度其才止于所當止

故得无咎而已象曰艮其身止諸躬者躬有致恭之義人臣之節行止進退不失恭順雖不能止天下之所當止而為全身之計則善矣故爻以為无咎而象言止諸躬而已夫身為大臣宜兼濟天下而為獨善之行聖人之所深鄙而可以忘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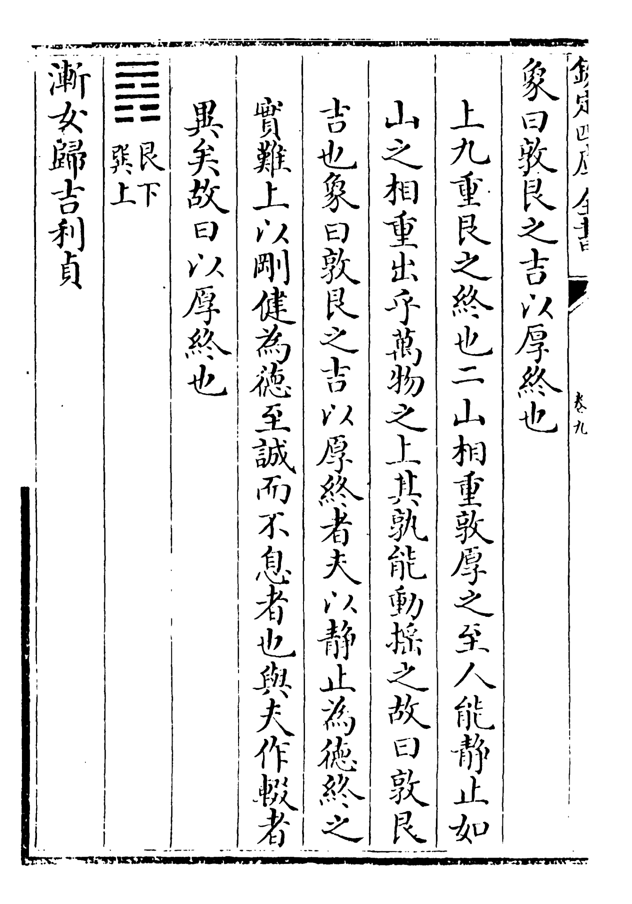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在六爻為君位君无為也出言則為號令輔者

言之所出也王者之言其出如綸能艮其輔則言不妄發而悔可亡矣夫下卦為趾為腓為限得其一體而已進至六四則為身然猶局于形體非能超乎形體之外也惟六五處中正之位有輔頰之象一言之善則千里應之一言之失則千里違之能運乎形體而不為形體所拘故吾欲止天下之當止孰有不從者五為艮主故所止如此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重艮之終也二山相重敦厚之至人能靜止如山之相重出乎萬物之上其孰能動搖之故曰敦艮吉也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者夫以靜止為德終之實難上以剛健為德至誠而不息者也與夫作輟者異矣故曰以厚終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女子之嫁也猶士之仕也皆惡不由其道也漸之辭

專以女歸為吉女之適人必待求而後行納采問名

匪媒不得漸之義莫大乎此利貞者所利在正也貞

者靜而正也女能以正行未有不以漸者能以漸固

獲吉矣然亦有漸而不正者蓋長女少男疑于不正

異乎咸之相感悅故既吉又戒以利貞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進固多門矣有挾術而進者有阿其好而進者有以邪塗進者有假隱遁為捷徑而進者莫若以漸而進為得其正如女之歸人則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皆進之善者也進而得位則可以行其志而可以大有為矣故往有功也未有枉尺而可以直尋者枉道而可以事人者亦未有身之不正而可正人者故士之進身其始不可不正也進以正然後可以正邦盖

一正君而國定矣進為于世固不可不剛健然剛健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漸之六爻皆得其正謂二四之陰而六居之三五之陽而九居之初上二爻雖无應而皆得陰陽之正也九五履至尊而得中正之位為漸之主故云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者艮止而巽動止者静而動者順以此為進雖涉險蹈艱何往而不利哉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之有木長養而成就之自青蔥以至合抱必有其漸君子以祿位處賢有德之士與夫化導天下之俗使入于禮義亦必皆有其漸而不可遽也堯之用舜猶歷試諸艱以見賢德之不可驟進也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以見風俗之不可頓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之六爻皆以鴻為象鴻水鳥也能知進退者陵陸

非其所安也江湖之上是其所棲息也干水涯也將

離乎陵陸而近水涯雖其進有漸然猶未免矰繳之

患故其勢不得不危懼也小子未有所識之稱非小

人也六以柔弱而處卦下有小子之象若隨之六二

係小子能隨人而已豈能達乎進退之幾故危懼而

不自安也居漸之初宜棲息以俟時可也衆雖有言

在巳无愆何足邮哉度之于義无可咎者故象曰小

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石之盤旋于水中者比之于干則離乎陸陸遠矣故飲食衎衎和樂而无意外之患猶賢者進而得禄位也二處人臣中正之位上有剛健之主為巳正應故身安而爵禄可保也象言飲食衎衎不素飽者人臣遭時遇主進而得正履而得中必將有以濟天下故食人之禄則懷人之憂衣人之衣則思人之患豈

竊位素餐以飽其身肥其家而已此又聖人致其戒慎之意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鴻隨陽往來爾雅曰高厚曰陸陸非鴻之所宜安也漸進于陸雖若可安然非其所樂也故以象夫之征而不復婦之孕而不育也九三陽剛不能漸進征者

未有不思復孕者未有不思育然失于急躁不能待時而動則二者皆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凶可知矣利用禦寇者四三相比同心不違故利用禦寇如蒙之上九不利為寇利禦寇蓋為寇則衆之所違禦寇則衆之所助與此象體異而義同也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九三以剛陽獨進于上離乎羣衆故往而不能反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婦以貞順為德生育為功孕而不育不能保養其子皆欲速之咎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者天下之理逆則相違順則相保三雖失于剛暴言能順于義理則可用以禦寇也黥彭之流逆則為敵順則為用卒滅項氏者能順以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比之陵陸益非鴻之所安此漸卦以鴻象君子之進退當以其漸而不可亟也江湖鴻之所樂處也陵也陸也木也雖愈進而愈非所安此知幾之士所以

難進易退以避矰繳之患也鴻漸于木雖非所安或得其桷若可以棲而无患故无咎也桷木枝之大者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者鴻未有棲于木者或得其桷非其常也四體在巽巽為木三附于四桷之象也君子立人之朝履富貴之危機能以巽順承上而接下可以少安然終非其處也仲尼于此爻寓戒深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君位其進益高故以象鴻漸于陵大阜為陵同人九三曰升其高陵言其所處最高而不可陵也五與二得君臣中正之位三以陽剛而乘于二四以大臣而比于五二五雖應而未能遽合也故三歲不孕君臣以中正相與尚志同道合其孰能間之故曰終莫之勝吉也夫君臣之交患在不正故近不必比而遠不必乖特在情志之間合與不合耳象言終莫之勝吉得所願者小人之害君子或能阨之于始君子

之進固自有機會時尚當進小人雖廣設坑穽比力合謀莫能陷害之小人不能陷害則君子之道亨而平昔之志願獲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大臣之處乎高位而不任事者特其形容可為朝廷羽儀耳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既出乎事外小人莫得而害之故吉也上與三皆稱陸人臣致身于極

高之位能自卑巽下與三同葢盡乎屈伸之理所以吉也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者其形容既足以儀表天下則朝廷之上百執之衆尊卑有别上下有等雖羣而不黨故曰不可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聖人于夫婦之際每存終始之義始之不慎而能克終者鮮矣女少而說男之所以動也說不以正動不

以禮則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故征凶无攸利也征凶者以媚說而往則凶也无攸利者无所往而利也漸之所以吉者艮止巽順以男能下女也歸妹征凶者兌說震動六爻皆不當其位也咸之相感必繼以恒蓋男下女則陰陽之義明女從男則尊卑之位定所以存鑒戒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乾健而坤順陽尊而隂卑此天地之大義也然乾下坤上而為泰乾上坤下而為否若嚴其分位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矣歸妹以少女在下而長男處上為正故其事可常而有終始也女說而男動隂陽感悅所以成歸妹若老婦士夫則可醜矣雖然女子處幽閑之中非有求焉則不往也若說以動則有不待媒妁之言者故隂陽之位不可不當也不當則所往

皆凶矣女處乎下男位乎上内外上下各當其位以往則无不吉也今二四陰爻而九居之三五陽爻而六居之无一當其位者故以往則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剛者柔之所承也而反乘之乘者婦陵其夫之象也卦體兌本在下于理為順而爻六皆乘九是以陰而乘陽失尊卑之序内无柔順之道外失陽剛之德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何所利哉夫成家之道必資于婦順故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

長久也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之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恒者夫婦之正也故其戒如此然則隂之乘陽柔之乘剛豈非逆德也哉世之悍婦以制夫為能使不得措其手足是猶强臣擅命威福自專反制其君也漢成帝制于趙氏唐高宗制于武氏中宗制于韋氏卒至滅身亡國何所利哉况以帝女之尊而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勢固足以陵其夫矣故聖人于歸妹爲戒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之氣能升而為雲雷震而澤隨此陰陽相感之義有歸妹之象焉男女以動悅相感或失于不正故昏禮將合二姓之好必納采問名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如此然後家可長久也聖人見微知著見其動而說知其不能終也若恒以巽而動則知其能久漸以止而動則知其終吉也是道也雖君臣朋友之間莫不皆然豈特夫婦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歸妹以娣女歸于人而以娣從也九居于初女之賢者始進而能謙无妬忌之行猶跛之能履勉强而行步驟馳騁不敢自恣也歸妹而能以娣往爲永終長久之道尊卑相承故无往而不吉也此歸妹之善者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履之六三以陰柔而據陽位故如眇者之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者之能履不足以與行也故如履虎尾咥人凶歸妹初九九二以陽剛而寓于陰位此婦人之貞吉也二又居中履正有常貞之徳退處乎不競之地雖若无所能為如眇之能視異乎擿埴索塗冥行而已故利幽人之貞九二得中正之位上有六五

為之正應此又夫弱而婦強者能自謙遜乃不失婦人之常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說而動常失于不正而六三復以隂柔而居陽位故當有待而以娣行如此乃能合禮而无妄動之失也須待也女子之嫁固當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三為說主以說而動動不以正則非女子之行

也故曰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女之適人猶士之事君必有求焉而後往九以陽剛而寓陰柔之位上无正應此賢貞之女屏處幽閑未遇良匹而不苟然以從人者雖過期而不悔也懷才抱義之士固有不遇明時而老死丘壑者白駒之詩所為作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史謂湯為天乙又有祖乙多士稱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乙蓋商之賢王非天乙祖乙明矣堯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帝女之尊下嫁諸侯其來巳久至帝乙然後制為婚姻之禮而周因之以詩考之天子之女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故帝乙歸妹所以為萬世之法也漢唐公主下嫁舅
姑率北面于堂下至于本朝神宗始復三代之舊屈
帝女之尊而人倫正矣詩美后妃服澣濯之衣无妬
忌之行豈恃容色以爭妍取媚哉君嫡夫人也娣左
右媵也娣以容色為主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也
六五與九二為正應下嫁之象也女處尊位履順居
中盡其陰陽交配之宜斯善之善者豈特容服之間
哉月者日之配也婦者夫之配也月受日以為明至

望則體敵矣體敵盈之極也未有盈極而不虧者今能降尊配卑不以滿盈自處如月至幾望而止婦之謙順既不抗其夫又能惠其下此帝女之尊而能履中道者故象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歸妹之終以柔乘剛而下无其應女之无所歸者婦以奉祭祀為職詩言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女承筐无實何以達其誠士刲羊无血何以薦于幽如是而家道廢矣故以士女稱之見夫婦之道不成也卦體兌下震上少女以說而動動不以正又六爻位皆不當故不能永終而有離絶之象何以往而利哉聖人于終爻致其戒慎之意深矣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震于時為春夏萬物豐亨之時也王者之治自天

造草昧以至豐而亨則太平極盛周家之業至成王之時是也故曰豐亨王假之詩云假樂嘉成王也以言成王能持盈守成以致太平之功故嘉之也文王若日月之照臨顯于西土而已如日之方中萬物皆照則在成王之時故可安亨佚樂而无憂勤之慮也故曰勿憂宜日中也雖然太平之業豈可恃乎泰之上六言城復于隍蓋泰之極无不否者聖人所憂不在乎未中而常在日之既中能知勿憂為有憂之大

如日之升如月之常則可長保其治安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豐固不止于大聖人以一言斷之曰大葢豐之時物得極其大也日以晅之雷以動之長養成就物之所以能大也王者之治能體乎離震之法明以動故能假乎至治然則豐亨之道豈非聖王之所尚乎故曰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聖人之道如日之中容光所及无不徧也葢日之始出則其明未盛日之將昃則其光已虧皆不能徧天下也然則聖人可以自暇自逸者其惟日中乎日中者治安極盛是聖人畏无難之時也日之中猶月之望也既中无不昃既望无不虧食虧也天地盈虛四時是也其盈其虛因時而消息之如復卦陽息而陰消至姤卦陽消而陰息天地不能違也而况于人與鬼神乎雖

然人有盛衰鬼神亦有盛衰乎聖人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乾卦言天地人及鬼神皆合而論之其好惡一也怪神之事孔子不以語學者後世猶不免依託以亂天下況可明告之乎此非通乎性命之理象數之妙者曷足以究此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之威怒電之照耀二者相因而至此物豐之時也當豐盛之時非有以警懼察治之則物繁事夥姦偽

日滋有不可勝治者矣君子體此象以折獄致刑既明且威人之情僞有不能遁也豐與噬嗑皆有雷電之象而爻有升降故其用不同噬嗑震下離上此制法者故明罰勑法王者之事也豐離下震上此行法者故折獄致刑有司之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初正應在四以陽敵陽非其應也特所配之主耳剛

陽相配明動相資力敵而勢均兩貴不足相使然得无咎者初能下之往而有所尚也尚者能尊尚之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二剛相遇未有兩存而无傷者初能推四以為配主而往歸之則无患矣若恃其智力各務盛强過其分量不顧滿盈之戒則禍災之至何所逃乎此昧乎處豐亨之道也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之時如大明中天以徧照天下今但豐其蔀而已幽闇之甚至日中見斗陰侵陽之象也六二居中處正人臣之盛位又卦體為離而處震下為掩覆之象陽不足而陰道行斗運四時人所取正以六二中正之臣而遇六五柔闇之主可以自守而不可以有為往則為主所疑而衆且疾之矣能以忠信自處發其疑疾如成王之悔悟則國家安全而保其終吉矣發

者發其蒙蔽非忠信誠實豈能感發之周公其人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先儒皆以為旆王弼直云幡幔所以禦盛光程氏亦云古文作旆字今以廣韻玉篇考其意義作滂沛則其理不通葢豐之時當顯設幡飾以稱其豐大而九三正應在上六以陽剛而敵陰柔不能發揮其光明反幛蔽之是猶日中盛明之時而處乎重幃之內

所見者闇昧如人欲擊搏運動而折其右肱何所施乎然得无咎者九三以陽剛能為之才而不遇其時其不幸也乃所以為大幸歟古者明智之士遇時昏亂壞德穢行或自託于瘖盲跛蹇然後能免于禍此折右肱所以得无咎也人臣遇暗主若恃其剛健欲大有為功成之後鮮克自全者唐徳宗之于陸贄是也折其右肱者示不可復用如司空圖是也九三剛健有可當大事之才折其右肱終不可用則其時可

知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當豐亨盛大之時雖有明主鮮有不湛㝠于宴安者故六二之正九四之剛皆不得行其志以不遇明主故其象皆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也日之中而見斗焉闇之甚也上有昏暗之主有志莫伸則下求于等夷

之人同心協德自相賔主則吉无不利矣四與初為應故初以四為配主而四以初為夷主爻有上下位有尊卑故所稱輕重不同其實一也使上有剛明之君收攬英傑以為已用則皆立乎人之朝矣豈止自相求而已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以九居四位非中正而在近君之位故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日中當徧照天下而幽暗如暮夜此忠邪莫辨白黑不分之象賢人君子當遐舉遠引之時也故曰遇其夷

主吉行也以吉而行從容而行行則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主當天下豐大之時能屈已招來賢德之士以文太平庶可保其治安則在我者必獲其福慶而民譽歸之吉无不利矣五與二俱陰非應然離下震上震動而離明明動相資又皆居君臣中正之位離為文章其性炎上尚能説而納之則將洋洋然動其心而

來矣上有用賢之美野无遺棄之才邦家之慶孰大于此聖人從而賛之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以見所以得吉者以有此用賢之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士方居窮隱約消聲滅跡自樂于閒曠可也若夫身處大位當豐亨之時不能躬吐握之勤以延見多士而深自閉匿豐其屋蔀其家而已則將鬼瞰其室矣

故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其凶可知上六大臣之不任事者雖不任事而位則穹矣國之存亡民之利害安得恝然忘情哉豐其屋謂壯大其所居也蔀其家謂屏蔽其所藏也此大臣之營私自奉者古之愚人莫不皆然觀周公作鴟鴞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勤勞如此豈自營也哉六居卦終震動之極失處豐之義其荒虛閴寂卒為

狐兔之場若鳥失其巢去人遠矣本乎絶物乃以自
絶本乎多藏反致空閒禍災之至咸其自取焉爾故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闃
其无人陸氏以為家空人亡如漢梁冀之徒是已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
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聖賢當屯否之世道不行而為栖栖為旅人之時也雖處之有道但得小亨而已旅貞吉者能守正則吉也王弼以為不足全夫貞吉之道惟足以為旅之貞吉故重言旅貞吉也麗乎外而得中則亨止乎下而得正則吉故彖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六上居于五又處二剛之間此在旅之象卦體在外故言柔得中乎外下艮而止上明而麗止而有所附麗此處旅之善者以孔

子之聖歴聘諸侯然時君不能鈞用而卒老于行以至伐樹削跡阨于宋衛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者以時无剛明之君為之依歸也況其下者乎為旅之道有時有義得其時義則其道可行窮斯通困斯濟矣然則處旅之時豈易哉故其時義為大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之至也然炎炎不已或至燎原而玉石俱焚君子體此象以用刑則當明慎也明者辨析其理

而不敢輕也愼者哀矜其情而不敢易也火在山上因風而行其勢必速非久居也君子體此象以斷獄則知囹圄之間重棘之内或有受其枉者斷決以時而无淹延此聖人著此象以為司獄之戒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當旅之時以陰柔而處下此小人之寓旅困者也

瑣瑣猶屑屑也古者豪傑之士處貧賤羇旅之間如

劉毅馬周李白郭元振之徒豪氣蓋世夫豈若是屑屑然則在旅而瑣瑣斯其取災之道也象曰旅瑣瑣志窮災者在羇旅之始不能擴其志氣變而易通乃計較錐刀于僕御之閒則孰與任其腹心者意外之患乃其自取焉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寄也寓也為客之道也非可安居者也六二以柔

得中正而上承二剛雖无正應可以就而安之故能懐其資而无誨盗之失得童僕之貞而獲内外之助在旅如此雖動而居外夫何尤怨之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處艮之上有峻極之勢无柔順謙虚之徳為旅若此宜衆人之所不與也故焚其次舍而喪其童僕之正危莫甚焉二以柔順中正而安三以高亢自尊

而厲在旅而遇焚如之阨非止失其所止而已其勢必至于傷夫初六之瑣瑣固足以取災而當羇旅之際輕財妄施以致空殫亦失為旅之道故剛柔皆欲適中今二者舉過之故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以陽剛而自託于陰柔蓋處旅之善者士欲行

其志而已得其資斧豈足以行其志哉旅于處得其資斧徒能安其居得其資財器用而已懐與安實敗名旅非豪傑之所能安也劉備孔明不肯留吳關羽不肯留魏豈乏其資斧哉使韓信无蕭何之薦亦非漢祖所能覊縻之也况乎聖如仲尼賢如孟軻者儻不處以卿相之位使得盡行其所志豈區區利禄所能豢養之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旅之六五雖非君位而有文明之徳方以直道遇物發无不中此聖賢之處乎羇旅者如射雉而以一矢殪之也雉爲文明之物矢者器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矣此處旅之最善者譽命之來何可禦也孔子之至是邦必聞其政以温良恭儉讓而得之象言終以譽命上逮者言爲上之所逮聖賢之寓旅困在上者能居巳而訪逮之也易之上逮即詩

之逮下也君能逮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故上下交譽之也旅之上九方以高亢自居而此云上逮者蓋旅人之有譽命必有上之人能寵遇之非必上九也六爻取義各有所在言豈一端而已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之巢木猶人託跡于傳舍也夫人之處乎里閭之間也有長幼之序有親戚之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

持也方在羇旅之時人情乖睽惟卑順謙恭乃可自保而上九以高亢自居下乘五六之尊位不遜若此其能免乎巢者鳥所託以棲息者也離為火其于木也為科上槁今處離上是巢而遇焚失所棲息之象也上九以陽剛而處衆旅之上始固足以陵物而衆為之下若可喜也而為旅之道威權不足人終不與將无所容亦足悲也故先笑而後號咷牛之為物健而順且有功于稼穡而喪之不能敬畏故也莊子曰

有而為之其易之者皡天不宜况于人乎九三以剛陽居旅而焚其次喪其童僕所喪在外故厲上九以剛陽居旅如鳥焚其巢喪牛于易所喪在我也故凶上九處卦之極言凶則不止于危而已象言以旅在上其義焚也為旅而處人之上其焚巢固宜非不幸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者人之有過能虛巳聽納人或告以善道上九亢陽有絶物之象使有過咎人孰告之故終莫之聞也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為卦二陽在上一陰在下惟以巽順承物自處卑下然後能盡巽之道一于柔順則妾婦耳故得小亨而已欲其道大通于天下蓋有逆人之所順强人之所劣者然挾柔巽以遊世无往而不利聖人又惡夫以非道而合則近于邪佞雖利有所往而利見者惟大人為可大人謂在上之二剛也柔能順乎剛故

小者亨小亨謂一隂也雖然巽之道豈止于小者而已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而重之所以申復其號令也上下皆巽故有重復之義亦在上者能巽以與下在下者能巽以承上也剛或失之高亢柔或失之卑佞陽剛而得中正二五是也九二之剛而初六順之此在上者能巽以逮下

故其志得行也陰柔而能承剛初四是也九五之剛而四順之此在下者得所附託故其道不終否也二與五賴初四而後得志初與四必待二五而後小亨此又剛柔相因上下相隨之義巽入之道无往而不利故利有攸往也雖利有攸往又惡不由其道故利見大人也能以卑巽上承乎中正之大人此巽之至善也巽之六爻四陽而二陰則君子固已勝矣陰又在下无能為也此畫卦之深意也自古君子衆而小

人寡非徒君子之道勝小人亦因以為用矣宇文士及封德彝之在唐上有一太宗下有房杜王魏之徒故无能為也不然其佞何所不至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天之有風如國之有號令必相繼而至乃能振動萬物風至柔弱也而善入物君子體此象柔巽之道申復其命至再至三雖頑獷難化者无不説隨矣无非事者命令之出必有事也盤庚遷都之事武王伐商

之事凡興大功役大衆非以巽言申復其命則播告之修豈能曉然不匿厥旨哉故申命然後可以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六以陰柔處于巽初為二剛所乘而上无應援欲進則不敢欲退則不能懷疑首鼠莫之為計若能以剛決自任而以正道行之則其疑可釋而其志定矣武

人者剛決之象剛決或失之暴故所利在貞也治者
丞正素定而臨事不惑也故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
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在牀下宜衆人之所鄙賤也衆人所賤其可交于
神明乎如此則人不可欺而鬼神可欺也葢二為隂
爻九以陽剛寓之此陽剛之君子自退託于卑賤能

以卑遜自處出于誠意而非偽為故不祈于人知而幽閒之中鬼神知之也世之隂柔小人自託于尊顯之上足以欺愚惑衆而幽閒之中鬼神得而誅之矣然則九二巽在牀下雖過于卑巽人或惡之而其中心誠實或可以交神明也祝史巫覡皆所以通其誠意人能志誠恭巽心非邪諂通吾誠意者紛然而衆雖豚魚可及水火可蹈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牀者人之所安也巽而大過入于牀下反失其所安然

終獲吉且无咎者人可欺而鬼神不可欺也故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巽在牀下疑于失中而象言得中者位在九二處巽之中陽剛得中是其中心誠實之象獲福之多理在不疑周公以上公之貴叔父之尊事幼冲之主則盡恭順之道禮天下之士則躬吐握之勤覲金縢册祝之辭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卒至得請于三王則中心誠實而獲史巫紛若之吉者周公其人也鬼神之事聖人固難言之惟于易多稱鬼神

與天地人不少異何也蓋易之為書所以微顯闡幽決斷天下之疑惑其神明之用與蓍龜等然則非知命之君子曷足以語此哉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剛明之才體巽而處下卦之上又居得其位可以進而有為矣今巽窮而復過巽頻巽也巽以行權可也豈可數乎而與四密比阨于陰柔不得展盡

其才卒之志氣窮索鄙吝之甚也故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易之稱悔亡皆本有悔以處得其道故其悔可亡六四下无應援以陰柔獨處而有乘剛之過宜有悔也而處上下重剛之間承上臨下一以柔順處巽之善莫如此爻故悔亡而反有獲也譬之田獵雖盡力乎

驅馳而所獲則歸于君而非私已也三品謂乾豆賔客之奉充君之庖舉是三者則能及乎上下矣君子能以柔巽徧及上下而已不私其利如田者之獲三品也蓋柔巽之人无入而不自得以此奉上則獲乎君以此與下則獲乎民巽之功于斯為盛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為巽主當謙虛逮下而以陽居陽又下无應援疑失之亢然當上下巽順之時若昏倿相濟禍亂有不可勝言者今九五獨能毅然守其剛正不徇羣邪故能獲吉而其悔可亡也履至尊而居中正之位以柔巽為體不失正固之德故无入而不自得也下非正應而與二睽此過乎剛者故无初也上有剛正之德下卒聽從發號出令如風行草偃孰敢違之固有終也蠱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當天下蠱壞欲一新

其法令故曰甲甲者日之始也庚者申命也重巽以申命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聖人欲更易法令使便于民豈易而為之哉先三日以告教之使通其意故天下曉然莫敢違吾令者後三日以申審之使察其情故天下莫敢犯吾令者如此則吉孰如之以人主之權欲改易更革天下之政令若无甚難者如秦用商鞅法雖行而民不以為便卒至天下大亂而劉項乘之秦遂以亡以不得乎大中至正之道故也故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其失一也九二用史巫紛若吉且无咎上九喪其資斧貞凶何邪九二處下體之中為下之道也上九以陽剛處巽之上而下无應援資財殫竭威權去手雖索為匹夫不可得守此而不知變凶之道也

讀易詳說卷九